

于闐佛教與華嚴經典

新疆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副院長
彭無情

摘 要

華嚴經典的形成經歷了較長的一段時間，在此過程中，包括于闐佛教在內的西域佛教為華嚴經典的集結完成做了極為重要的貢獻。文章重點探討華嚴經典與于闐佛教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華嚴經典在于闐集結，于闐佛教有什麼重要的特徵，于闐佛教在華嚴經典東傳中的作用，以及對漢傳佛教的影響等等。通過歷史、文獻以及考古發現等方面的資料，以期較為充分地展示華嚴經典與于闐佛教的關係。

關鍵詞：華嚴經典、于闐佛教、創造、傳播

一、佛教在于闐的傳入及盛行

《宋雲行紀》、《大唐西域記》、《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以及藏文史料如《于闐國授記》、《于闐教法史》和《牛角山授記》等都詳細地記載了佛教傳入于闐的傳說。在傳入過程中，華嚴經典尊崇的盧舍那佛（毗盧折那、毗盧旃）和文殊菩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于闐是古代塔里木盆地南緣非常重要的一個王國，其種族、文化、語言和宗教都極富特色，尤其是于闐佛教。于闐是西域大乘佛教中心，諸多佛教經典在此結集，對中原漢地佛教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紀》記載如下：

〔昔〕于闐王不信佛法。有胡商將一比丘，名毗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毗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即從命。」毗盧旃鳴鐘告佛，即遣羅睺羅（佛弟子名，梵名 Rāhula，意為「障月」、「執月」。釋迦牟尼得道歸鄉時，他跟隨出家為沙彌，後為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變形為佛，從空而現真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覆甕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彩，莫能審之。¹

比丘是和「胡商」同來于闐的，這符合于闐處於塔里木盆地南緣絲綢之路天山南道、以及著名的「玉石之路」的實際情況，作為東西方交通的重要連接點，于闐向來是東西方商賈雲集之地，而商人與僧侶之間關係密切，僧侶往往和商人結伴遠行，普及佛法。比丘毗盧旃對于闐王說是如來派他前來于闐，讓于闐王造寺，以使得于闐王室永久昌盛。于闐王要眼見為實，於是比丘毗盧旃告知佛，佛遣其弟子羅睺羅在空中現其真容，王心悅誠服，造寺作像，至為虔誠。從此佛法大興于于闐。而且宋雲記載此事的時候，在當年造寺之地，仍有辟支佛靴，還「於今不爛」，視為聖跡。

《大唐西域記》記載如下：

王城南十餘裡，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建也。

¹ 〔唐〕楊銜之著、周祖謨校譯：《洛陽伽藍記校釋》，中華書局，2010年，第271-272頁。

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于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爾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閒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贊佛教，建伽藍，召僧眾。」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濟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述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既雲大聖，為我現形。若得瞻仰，當為建立，罄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成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捷椎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捷椎。因即誠信，弘揚佛教。²

玄奘所記與《洛陽伽藍記》所錄內容基本相當。這裡明確說明最初來于闐的阿羅漢毗盧折那（即毗盧旃）是自迦濕彌羅（罽賓）國而來。毗盧折那來到于闐在林中禪坐修行，其形其貌其服甚為怪異，上報于于闐王。于闐王親自來問毗盧折那，毗盧折那以理服人，讓于闐王建寺信佛，說此功德會會恩報。于闐王將信將疑，但仍建造寺院。寺成之後，于闐王問佛在何處，阿羅漢毗盧折那讓于闐王誠心相請，於是空中佛像徐徐降地，並「授王捷椎」。於是于闐王誠心歸佛，大弘佛法。

藏文文獻《于闐教法史》中關於佛教傳入于闐的傳說與上述三則漢文記載有所差異，《于闐教法史》成書較晚，所出現的內容與當時于闐佛教信仰的特點相關，但傳教者名毗盧遮那，與毗盧旃、毗盧折那（譯音）則正相對應。此書記載：

《于闐教法史》記載如下：

「當佛法出現一千七百三十三年後，自地乳王至于闐王贊曆（bTsan legs）共傳五十六代國王。爾後，彌勒菩薩和尊者文殊二者，領悟此于闐乃三世諸佛之不共佛土，遂前去于闐，為作于闐人眾之善友，先至贊摩（Tsar ma）睢梨（Cu le）林，彌勒菩薩〔化作〕尉遲散跋婆（Sam bha ba）王，作……之王。尊者文殊化作比丘毗盧折那（Be rotsa na），住於贊摩睢梨林。初向牧童教授字母及語言，於是佛法初被。爾後，尉遲散跋婆王為善友、尊者文殊之化身比丘毗盧折那首創于闐贊摩伽藍。地乳王之孫葉護羅（Ye'u la）王建于闐國都城，即蘇蜜（dNgar ldan）大城堡。

² 〔唐〕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第1009-1010頁。

爾後，〔尉遲〕毗梨耶 (Bi rya) 王于于闐都城蘇蜜城堡上東南隅眺望，見城堡外似有一金銀毛色之鹿。王及其侍從追之，來至今牛頭山 ('GI'u te shan) 下瞿摩帝 ('Gum tir) 大窣堵波所在之處，見鹿化作散脂 (Kun tu rgyal ba) 夜叉王。散脂夜叉王告〔尉遲毗梨耶〕王道：「嗨！大王，你宜於此地建一窣堵波。」王道：「為誰而建？」「佛之使者阿羅漢佛陀努大 ('Bu ta 'du ta)、僧伽悉他 (Sang ga sta)、僧伽菩陽 (Sang ga boyang)、僧伽悉他那 (Sang ga sta na)，此四位來作你之善友，為他們而建。」即刻，四阿羅漢來至〔王〕前，為說佛法。王遂起大信力，於彼處樹立修建窣堵波之樁樑，爾後建瞿摩帝伽藍之大窣堵波。

〔尉遲毗梨耶〕王建瞿摩帝〔窣堵波〕時，攜帶一孩童，〔後〕遺失，循跡而覓，於今牛頭山上和文殊住所二者間之一小溝穀內尋得。王於尋得孩童之處，〔即〕小溝穀中，建一伽藍，奉安七世佛之舍利。〔此〕伽藍乃三時供養之地，名為聖地 (A rya sta na)。國王亦放彼孩童出家，〔彼孩童〕即刻得證阿羅漢果。〔他〕乃于闐最早得獲阿羅漢果者，此前未有。他〔亦〕因是「示道者」(lamma nor par ston pa) 而得名「論道沙門」(Mor gubde shil)。初，論道沙門之名即源自於此。爾後，論道沙門亦從具力僧 (thub ldan) 中之能者與苦行僧 (dka'thub) 中之殊勝者選取，任命為論道沙門。」³

來于闐弘法的是彌勒菩薩和文殊菩薩，彌勒菩薩的化身當了于闐王，名尉遲散跋婆，文殊菩薩的化身作了毗盧遮那比丘。他們教會于闐人語言、文字，並傳播佛法。國王尉遲散跋婆為文殊菩薩和毗盧遮那比丘建造了修建于闐最早的贊摩伽藍。後來在散脂夜叉王的建議之下，國王尉遲散跋婆還為阿羅漢佛陀努大、僧伽悉他、僧伽菩陽、僧伽悉他那這四位佛的使者修建了瞿摩帝伽藍，並請四位阿羅漢來此說道弘法。于闐王尉遲散跋婆建瞿摩帝窣堵波時攜帶一男童走時，後尉遲散跋婆在找到男童的地方建寺，供奉七世佛之舍利。男童出家後不久就得道證得阿羅漢果，他是于闐最早獲阿羅漢果之人，被稱為「示道者」和「論道沙門」，極大地推動了佛教在于闐的發展。

學界普遍認為，《宋雲行紀》與《大唐西域記》所記關於于闐佛法初傳傳說，實為一事，毗盧旃即毗盧折那，梵語作 *vairocana*。史料都記載名叫毗盧遮那的比丘（或阿羅漢）來到于闐修建大伽藍的故事。毗盧遮那是《華嚴經》的教主，這個傳說中的這一名稱似乎反映傳說編成時期的狀況。最早傳到于闐的佛教可能是法藏部，當時處於小乘佛教的興盛期。關於傳教者的來源地，《宋雲行紀》記作「異國」，《大唐西域記》則明確指出是「迦濕彌羅國」（即罽賓）。

³ 朱麗雙：《敦煌藏文文書 Pt.960 所記于闐佛寺的創立——〈于闐教法史〉譯注之一》，《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第84-86頁。

《于闐教法史》、《于闐國授記》和《牛角山授記》等藏文文獻約成書於 8—10 世紀，所記的內容反映了當時于闐所特別尊崇的彌勒菩薩和文殊菩薩信仰。而且，從大的方面來說，這些藏文文獻的記載與上述漢文記錄的傳說可以相印證。

上述各種傳說雖有牽強附會之處，但仍有合理的地方，如于闐佛教主要來源於罽賓（即迦濕彌羅），于闐最早的寺院的确是贊摩寺等。

經過與當地傳統宗教的調適之後，佛教在于闐極為盛行，發展了豐富多彩的于闐佛教文化。

法顯的《佛國記》對于闐佛教盛況有詳細記載：

〔于闐國〕其國豐樂，人民殷實，盡皆奉法，以法樂相以娛。眾僧乃數萬，多大乘學，皆有眾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頓供給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捷捶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不得相喚，但以手指麾。慧景道整慧達先發向竭叉國，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其國中有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裡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嫫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二四裡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以金銀雕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花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花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嫫女遙散眾花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自月一日，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其城西七八裡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鏤金銀覆上眾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樑柱戶扇窗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人用者少，既過四月行像。⁴

于闐國僧人多達數萬，其中瞿摩帝就有僧人三千，可見規模之眾，實在是令人歎為觀止。大寺院有四處，小者則不計其數。建造的王新寺，歷經三代王花了八十年的時間才建成，其高達高二十五丈，「金銀覆上」而「眾寶合成」，寺院「莊嚴妙好」、「嚴麗整飾」而「非言可盡」。佛法在民間甚為普及，「家家門前皆起小塔」，而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還「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完全是一派全民信教的盛況。其規模甚大歷時十四日的佛教行像活動，更是全民出動，行像的「四

⁴ 〔東晉〕法顯：《佛國記》。

輪像車」「高三丈餘」，而且「莊嚴供具車車各異」。國王及王室成員親自參加，「王脫天冠易著新衣」，且「徒跣持花香翼從出城」，「夫人嫖女遙散眾花紛紛而下」，極為歡喜和熱鬧。參加行像活動還有嶺東六國諸王，他們奉上「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可見于闐是塔里木盆地南緣的佛教中心，其佛教文化對周邊國家和地區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于闐主要流行大乘佛教。《于闐教法史》記載了于闐大小乘的情況：

二部僧伽之持見情況如下：二部僧伽比丘和比丘尼中，行大乘法者執不妄想（nam par myirtogs pa）和首楞嚴三昧地（dpa'bar 'gro ba'i ti nge 'dzin）；行聲聞乘者執四諦。二部僧伽與在家人中，行大乘法者和行聲聞乘者多少之數：行大乘法者約如馬身之毛，行小乘法者約如馬耳之毛，多少之數大約如是。⁵

這裡首先說明瞭于闐是大小乘皆流傳的地區，但是大小乘在于闐的勢力是不一樣的。對于闐的大乘與小乘信眾的數量，做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行大乘法者約如馬身之毛，行小乘法者約如馬耳之毛」，顯然數如「馬身之毛」的大乘遠比數如「馬耳之毛」的小乘多，十分形象地說明瞭于闐佛教以大乘為主的狀況。

二、富於創造佛教經典是于闐佛教的主要特點

于闐佛教的特色與于闐獨特的部族、民族構成和文化系統相關。雖然從大的方面來說塔里木盆地的居民都是由歐羅巴人種和蒙古人種及其混合人種所構成，但不同地區又各自有其特殊性。與塔里木盆地其他地區（疏勒、龜茲、焉耆、鄯善）在種族上以印度——阿富汗類型人群（塔里木盆地吐火羅人）為主，在語言上以吐火羅語為主不同，于闐在種族上以塞人為主，在語言上以東伊朗語系統的于闐塞語為主，這正是于闐的獨特之處。于闐在種族、文化、語言上的獨特性造就了其在佛教文化具有創造性，在于闐周邊都盛行小乘佛教的環境下，于闐卻獨自發展了極具特色而極為興盛的于闐大乘佛教。

于闐佛教富於創造性最突出體現在于闐在大乘佛教經典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方面，尤其是對華嚴經典而言。

東初先生認為：

⁵ 朱麗雙：《敦煌藏文文書 Pt.960 所記守護于闐之神靈——《于闐教法史》譯注之三》，《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第116-117頁。

我國若干大乘佛教經典，若華嚴、般若、法華、涅槃等經原本，都來自于闐等地。西行求法高僧，若朱士行、支法領、竺法護、智儼等，都以于闐等為目的地。所以于闐等地，不僅為中印文化混合地區，並且為大乘佛教經典孕育的中心。若於佛教經典，乃從于闐文譯成漢文或藏文，殆近於事實。⁶

呂澂先生也對於闐在大乘佛經的形成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做了研究，他指出，于闐對其在境內流行的經典進行了修訂和補充。從文本結構上說，《放光般若經》、《道行般若經》和《光贊》的原本都是從印度傳入西域的，但是這些在西域流行的經典與在印度流行的梵文本有很大的差異，西域的多了《法上品》與《常啼菩薩品》，梵文本中卻沒有這兩品。從內容上說，常啼求般若不而得，極為苦惱，後有人於空中告知他，向東行二萬裡就可以得到般若波羅蜜，等等。很明顯，關於常啼求般若的故事應該是般若流傳播于闐後添加進去的。除此之外，《大集經》也是在西域編纂的，經中有許多與西域特別是于闐地理相關的內容。出自于闐的《華嚴經》裡有中原漢地的地名，如五臺山（清涼山），也是《華嚴經》在西域流行過程中編纂進去的。闍那崛多和玄奘都把于闐視為西域大乘的中心，他們聽說于闐之西有斫句迦，山中藏有大乘經十萬頌以上者就有十二部，還有《楞伽經》十萬頌，其數量極為可觀。⁷

華嚴思想的形成與于闐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從《華嚴經》的經文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華嚴思想的形成與于闐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據《大集經》所記：

復以閻浮提中震旦漢國名那羅耶那弗羅婆要牟尼聖人住處，付囑海德龍王。
復以閻浮提內于闐國中水河岸上牛頭山邊近河岸側，瞿摩婆羅香大聖人支提住處。⁸

另據《六十華嚴·菩薩住處品》所記：

真旦國土有菩薩住處，名那羅延山，過去諸菩薩常於中住。邊夷國土有菩薩住處，名曰牛頭山，過去諸菩薩常於中住。⁹

這裡所提到的牛頭山就是于闐著名的佛教聖地，也稱瞿室饒伽山。「過去諸菩

⁶ 東初：《于闐國之佛教》，載於張曼濤主編：《西域佛教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08），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第337頁。

⁷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第41-42頁。

⁸ 《大集經》，卷四五，《大正藏》第45冊，第294頁。

⁹ 《六十華嚴·菩薩住處品》，《大正藏》第9冊，第590頁。

薩常於中住」，說明已經把牛頭山神化了，這與牛頭山在于闐的地位是一致的。這就充分說明瞭華嚴思想是在于闐彙集完成的，體現了于闐佛教的創造性特點。

《宋高僧傳》的《實叉難陀傳》記載：

釋實叉難陀……天后明揚佛日崇重大乘，以華嚴舊經處會未備，遠聞于闐有斯梵本，發使求訪並請譯人。又與經夾同臻帝闕，以證聖元年（695年）乙未，於東都大內大遍空寺翻譯。天后親臨法座煥發序文。自運仙毫首題名品。南印度沙門菩提流志沙門義淨同宣梵本。後付沙門複禮法藏等。于佛授記寺譯成八十卷。聖曆二年功畢。至久視庚子駕幸潁川三陽宮詔又譯大乘入楞伽經。¹⁰

《佛祖統紀》記載：

成聖元年（西元 552 年），太后以晉譯華嚴處會未備，遣使往于闐國迎實叉難陀，於東都大遍空寺與菩提流志重譯（晉譯六十卷。七處八會。新譯八十卷。七處九會）。沙門複禮綴文，法藏筆受，弘景證義，成八十卷。禦制經序，譯場初啟甘露天降，內沼生蓮一莖百葉。¹¹

《宋高僧傳》和《佛祖統紀》所載內容相同，太后武則天對《華嚴經》非常感興趣，但是當時中原漢地文本不全，她聽說于闐有全本，就派人去于闐尋找，並要求于闐派高僧來中原翻譯。於是于闐派實叉難陀來中原，經過翻譯團體的努力，終於譯成《八十華嚴》，武則天還親自題寫序言。《華嚴經》不僅原本來自于闐，以為漢文也主要是于闐僧人的功勞。

《高僧傳》中《佛馱跋陀羅傳》記載：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沙門支法領，于于闐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至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賢為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為晉文。¹²

除了《華嚴經》之外，《僧祇律》等梵文本也來自于闐。早期于闐習慣于用梵

¹⁰ [宋]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實叉難陀傳》。

¹¹ 《佛祖統紀》卷三十九。

¹² 《高僧傳》卷二《佛馱跋陀羅傳》。

文記錄佛經，特別是對於某些佛經來說，梵文就是不可更改的宗教聖文，所以也不排除有些于闐尋得的梵文文本是于闐本地編纂完成的可能性。

日本新一代研究華嚴思想的專家木村清孝先生對《華嚴經》的形成有獨到的見解：

從成立史的側面來總結，大概西元 400 年左右，至早四世紀後半左右，一群信仰大乘的人在西域的于闐一帶已建立教團。他們一心思慕釋尊，努力把釋尊悟道的體驗當作自己的。這「悟道隨後體驗派」的人們，以宇宙為舞臺，在弄清悟道之世界與到達悟道之道路的構想之下，選擇而收集這些經典，並且重新附加幾章，把經典整體系統地編成大歌劇劇本般的形式，來整理作為一個經典的體裁。這樣出來的，我認為，就是《華嚴經》。¹³

木村清孝認為《華嚴經》的大本是在于闐這一佛教文化中心編纂或集成的，其完成時間，大概在西元 400 年左右。對此，中村元先生、伊藤瑞叡先生以及研究華嚴學的泰斗鎌田茂雄先生也明確認同這種說法。¹⁴

《出三藏記集》記載了《觀世音懺悔咒》和《放光》佛教經典都來自于闐：

齊武皇帝時，先師〔法〕獻正游西域，于于闐國得《觀世音懺悔咒》胡本。還京都，請瓦官禪房三藏法意共譯出。¹⁵

這裡提到的是《觀世音懺悔咒》「胡本」而非「梵本」，很可能就是于闐語文本。法獻在于闐尋得《觀世音懺悔咒》胡本帶回京城，並與三藏法意一同譯出。

《放光》、《光贊》，同本異譯耳。其本俱出於于闐國持來，其年相去無幾。《光贊》，于闐沙門祇多羅以泰康七年賚來，護公以其年十一月二十日出之。《放光分》，如檀以泰康三年于闐為師送至洛陽，到元康元年五月乃得出耳。¹⁶

《關贊》是于闐僧人祇多羅自于闐攜至中原，並有竺法護譯成漢文，《放光分》也是于闐僧人送至洛陽，後譯出。

¹³ 〔日〕木村清孝：《華嚴經をよむ》，NHK 出版，1997 年，第 48-49 頁。

¹⁴ 〔日〕鎌田茂雄：《華嚴經物語》，東京：大法論閣，1991 年，第 25 頁。轉引自〔日〕廣中智之：《和田考古發現與文物收藏現狀》，《西域文史》（第一輯），科學出版社，2006 年，第 195 頁。

¹⁵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

¹⁶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七《合放光光贊略解序》。

可見，大乘佛教的主要經典《妙法蓮華經》以及《光贊》的原本都在于闐。

《高僧傳》中的《曇無讖傳》記載：

齋大涅槃前分十卷並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後於于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為三十三卷。以偽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袁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讖云：「此經梵本本三萬五千偈，于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¹⁷

另據《出三藏集》的記載，曇無讖譯本《大般涅槃經》的原本乃是結合中天竺、于闐二地得到的二種版本而形成的新版本。（根據《出三藏集》記載，《大般涅槃經》所得中天竺版本是由白頭禪師所授予的樹皮本，後由慧嵩筆受而譯成。之後，于于闐更得經本，遂續成三十六卷。¹⁸

可見，《大般涅槃經》的《中分》和《後分》原本也都出自于闐。

佛教經典《大集部》中的《日藏經》和《月藏經》裡有大量于闐的傳說，說明《日藏經》和《月藏經》的形成與于闐關係密切，很可能這兩部佛經最終是在于闐編纂完成的。于闐的獨創性佛教經典還有于闐國王李聖天之子尉遲輸羅（Visa Sura，西元 967—977 年在位）贊助纂成的于闐語《佛本生贊》（Jatakastava，闍陀伽贊）、19 世紀末發現於和田等地的于闐語韻文長卷《判官贊跋私多》（Ysambasta-zambasta）倩人抄卷》（亦稱《贊跋私多書》以及《E 抄本》（或《跋陀羅緣起》）。這些佛經都帶有鮮明的于闐特色。

施傑我教授認為，「維摩詰書」與《贊巴斯特書》、《佛本生贊》和《文殊師利無我化身經》一樣，與其說是翻譯，還不如說是由于闐人編纂而成的，是于闐人自己創作的作品。¹⁹

西元 9—10 世紀時有很多本地編纂的文獻留存下來，其中一些由已知佛典改寫，或引用已知佛典，但還沒有任何一件準確地找到對應的原本。它們包括教義文獻、金剛乘經典、陀羅尼、禮懺文、本生故事和詩體作品。主要有：

《文殊師利無我化身經》（Mañjuśrīnairatmyāvatāra-sūtra），寫于尉遲輸羅統治

¹⁷ 《高僧傳》卷二《曇無讖傳》。

¹⁸ 《高僧傳》卷十四《曇無讖傳》，第 538 頁。轉引自陳玉璞：《中國佛學發展的偶然性——試論竺道生、謝靈運的佛學思想》，臺灣《東華漢學》，2006 年第 4 期，第 51 頁。

¹⁹ [日]廣中智之：《于闐梵文佛典的流行和于闐語的翻譯》，《西域文史》（第三輯），科學出版社，2008 年，第 70 頁。

(967—978 年在位) 早期。有很多引語與借語，已比定的有來自《贊巴斯塔書》、《金剛般若經》、《維摩吉所說經》(論四無量) 及《楞伽經》(Lañkāvatāra-sūtra) 的段落。尤其有意思的是一篇僅見於此的描寫，關於三煩惱(kleśa)，即愚(moha)、貪(rāga)、嗔(dveṣa)。這裡，作為教義的三煩惱人格化為三個怪物，即藥叉(rākṣasa) 之王，其身體各部位均表示佛教教義的一個方面。

《維摩詰書》是一部非常難懂的晚期于闐語作品，其中維摩詰語一名出現五次，有時以說話人的身份，但本書還沒有任何部分可證明來自《維摩詰所說經》。這部文獻中的其他引語也很少可以比定，但其中直接提到《文殊師利品》(Mañjuśr-parivarta)、《如來智印經》(Tathāgatajñā nasamudra-sūtra)、《金剛場陀羅尼經》(Vtjramandala-sūtra) 及《淨諸業障經》(Karmāvaranavisuddha-sūtra)，使這些比定成為可能。本書還有一段《無量門陀羅尼經》中關於「字」(aksara) 的象徵意義的引文。另外，很重要的一段是反對飲酒吃肉的禁令，它與一個粟特文本很類似，尤其是也提到食父母之肉。

自稱《大般若經》的作品，實際是《心經》的一個晚期于闐語注本。有趣的是，它與現存藏文和漢文的《心經》注本均無明顯關聯。其主題是一切萬物均化為佛陀法身(dharmakāya) 或者佛性(buddhagotra)。

于闐人還創造性地把印度民間故事和史詩做了佛教方面的改編，為傳播和發展佛教服務。這裡僅引用《羅摩衍那》于闐文寫本的一段來加以說明：

誰是羅摩和羅什曼〔那〕？一個是現在的彌勒，〔另一個〕是我，全知的釋迦牟尼。羅刹十頭（即回鶻文中的十頭魔王——引者）在佛面前稽手鞠躬，向他請求道：「請這樣對待我，兜率天的佛啊，您曾作為羅摩用箭射殺我，現在救渡我吧，好讓我知道生的毀滅。」他的壽命長久，活了很多朝代。你們應體驗的是厭世，願你們下決心稱正覺。²⁰

這裡的于闐文本《羅摩衍那》正如施傑我所說的英雄羅摩(rāma) 和羅什曼那(lakṣmana) 各自對應地成了釋迦牟尼佛和未來佛彌勒。²¹

深受歡迎流傳已久的印度英雄史詩經過于闐佛教徒的改編創造，合理地轉換成活生生的佛本生故事。

²⁰ 段晴：《于闐語《羅摩衍那》的故事》，《東方民間文學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157 頁。

²¹ W. Bailey, "Rama I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0 (1941): 571. 轉引自施傑我撰，文欣譯：《于闐——西域的一個早期佛教中心》，《西域文史》(第一輯)，科學出版社，2006 年，第 92 頁。

三、于闐是華嚴經典東傳的中心

于闐佛教以西域大乘中心著稱，是大乘佛教向中原地區傳播的重要策源地。正如張亞莎所說，作為塔里木盆地南緣重鎮的于闐，佛教各宗各派在此彙聚，這裡擁有齊備的正品梵本和胡本經典，這使于闐成為中國佛教研究的結集地，使于闐在西域諸國中獨具魅力。²²于闐在佛教文明東漸過程中對中原、吐蕃、西域其他地區乃至日本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于闐自先秦以來一直同中原漢地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上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特別是在唐宋時期，于闐與沙州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留居在敦煌的于闐太子、公主、使臣及普通民眾都以禮佛、抄經、對佛事活動的施捨等形式積極參與到敦煌的佛事活動之中，並開窟造像，以此充分展現了他們對佛教信仰的虔誠。在莫高窟等佛教遺跡中至今保留著大量與于闐有關的毗沙門天王像、護法神像、瑞像、聖跡圖、新樣文殊像及供養人像等佛教圖像。

于闐佛教對中原漢地佛教的相關宗派的形成有著十分關鍵的作用，其中就包括華嚴宗。華嚴思想多從于闐傳入中原地區，不管是華嚴思想的單行經還是集大成者《華嚴經》均是如此。《六十華嚴》和《八十華嚴》的編輯、翻譯都與于闐有關。慧遠曾深感佛經「多有未備」、「慨其道缺」而「令弟子遠尋眾經。」對此《高僧傳》卷六有記載：

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胷。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浮、法領等遠尋眾經。蹄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²³

支法領在于闐尋得《華嚴經》之後帶回中原，爾後東晉佛陀跋陀羅於西元 418—421 年譯成漢文。另據《出三藏記集》載：

《華嚴經》胡本凡十萬偈，昔道人支法領，從于闐得此三萬六千偈，以晉義熙十四年歲次鶉火三月十日，于揚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寺，請天竺禪師佛度跋陀羅，手執梵文，譯胡為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時吳郡內史孟頤，右衛將軍褚叔度為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訖。凡再校胡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醜之歲，十二月二十八日校畢。²⁴

²² 張亞莎：《吐蕃與于闐關係考》，《西藏研究》，1999 年第 1 期，第 30 頁。

²³ 〔梁〕慧皎：《高僧傳》卷六，《大正藏》，第 50 冊，第 359 頁。

²⁴ 〔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九，《出經後記》，《大正藏》，第 55 冊，第 61 頁。

這裡的記載則更為詳細，支法領從于闐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右由禪師佛度跋陀羅在揚州道場寺翻譯，釋法業寫成漢文，還列出了翻譯校訂的具體時間。

《八十華嚴》則不僅來自于闐，而且還是于闐高僧實叉難陀於西元 695—699 年所譯。據《開元釋教錄》卷九載：

沙門實叉難陀，唐雲喜學，于闐國人，智度弘曠，利物為心，善大小乘，兼異學論。天后明揭佛日，敬重大乘，以華嚴舊經處會未備，遠聞于闐有斯梵本，發使求訪，並請譯人實叉與經同臻帝煙，以天后證聖元年乙未，於東都大內大遍空寺譯華嚴經。天后親臨法座，煥發序文，自運仙毫，首題名品，南印度沙門菩提流志、沙門義淨同宣梵本，後付沙門復禮、法藏等，於佛授記寺譯，至聖曆二年己亥功畢。至久視庚子駕幸潁川三陽宮詔又譯大乘入楞伽經。天后複製序焉。又於京師清禪寺及東都佛授記寺。譯文殊授記等經。前後總出一十九部沙門波侖玄軌等筆受。沙門復禮等綴文。沙門法寶恒景等證義。太子中舍賈膺福監護。長安四年。又以母氏衰老思歸慰覲。表書再上方俞敕禦史霍嗣光送至于闐。暨和帝龍興有敕再征。景龍二年達於京輦。帝屈萬乘之尊。親迎於開遠門外。傾都緇侶備幡幢導引。仍飾青象令乘之入城。敕於大薦福寺安置。未遑翻譯。遘疾彌留以景雲元年十月十二日。右脅累足而終。春秋五十九歲。有詔聽依外國法葬。十一月十二日於開遠門外古然燈臺焚之。薪盡火滅其舌猶存。十二月二十三日。門人悲智敕使哥舒道元。送其餘骸及斯靈舌還歸于闐。起塔供養。後人復於茶毗之所起七層塔。土俗號為華嚴三藏塔焉。²⁵

實叉難陀是曾兩度被中原王朝特邀而來譯經的于闐高僧。他「善大小乘」、「旁通異學」且「智度恢曠」，可見其學識之高深。實叉難陀曾把大量的佛教經典從于闐帶到中原，並積極從事佛經的翻譯。武則天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從宗教、輿論等方面做足了準備。武則天極力推崇《華嚴經》，但又瞭解中原地區的《華嚴經》尚不完善，而于闐有梵文原本，於是派人去小西天于闐取其梵本，並令于闐國派高僧翻譯。以德高望重的于闐高僧實叉難陀（Sikshānanda）為首的翻譯班子歷時四年終於把 80 卷的《華嚴經》翻譯完畢。《華嚴經》是武則天該唐為周的重要宗教理論支柱之一，正如《唐大薦福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所說：

女皇革命，變唐為周，遣使往于闐國求索《華嚴》梵本。²⁶

²⁵ 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九，《大正藏》，第 55 冊，第 566 頁。

²⁶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第 282 頁。

西元 695 年實叉難陀與法藏、義淨、複禮和菩提流志等人在大遍空寺開始了佛經的翻譯，於西元 699 年完成 80 卷《華嚴經》。此後又相繼譯出其後又遵旨譯出《文殊師利授記經》、《大乘入楞伽經》等佛經，武則天還親自為《大乘入楞伽經》作序。武則天對實叉難陀極為敬重，多次親自過問譯經之事。西元 704 年實叉難陀以母衰老為由向朝廷提出回鄉探親，武則天派禦史霍嗣光護送他回到于闐。景龍二年（西元 708 年），受唐中宗的盛情邀請，實叉難陀再次來到京城，中宗李顯親自迎於開遠門外，京師僧人也傾城而出，「備幡幢導引」，載以青象，其熱烈的歡迎場面是空前的。實叉難陀去世後，中宗李顯降旨特批「依外國法葬」，在其火葬處築七層塔，以資紀念，號為華嚴三藏塔。實叉難陀先後共譯出佛經 19 部 107 卷。

《宋高僧傳》中的《天智傳》記載：

釋提雲般若，或雲提雲陀若那，華言天智，于闐國人也。學通大小解兼真俗，咒術禪門無不諳曉水昌元年來居於此。謁天后於洛陽，敕令就魏國東寺（後改大周東寺）翻譯。即以其年己醜至天授二年辛卯，出華嚴經法界無差別論等六部七卷。²⁷

于闐人釋提雲般若也是為高僧，朝廷命其在魏國東寺主持佛經的翻譯，他譯出《華嚴經法界無差別論》、《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和《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等經典。

正是由於華嚴經典在富於創造性的于闐結集形成，並且經過諸多于闐高僧如實叉難陀、提雲般若和尸羅達摩等大德的努力，才有華嚴經典和華嚴宗在中原地區的盛行。

²⁷ [宋]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周洛京魏國東寺天智傳》。